



青城十九俠

(第六卷)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青城十九俠

(第六卷)

还珠楼主◎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城十九侠. 第6卷 / 还珠楼主著. — 北京: 中国
文史出版社, 2016. 1

(民国武侠小说典藏文库·还珠楼主卷)

ISBN 978 - 7 - 5034 - 7164 - 3

I. ①青… II. ①还… III.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 5

·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88898 号

点 校: 裴效维 周清霖 李观鼎

选题策划: 马合省 责任编辑: 卢祥秋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4.75 字数: 40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八十七回	雷叱霆奔 烈焰千寻腾海起 云笼雾裹 金光百丈自天来	1
第八十八回	排难解纷 退柳冠独调慧舌 佛光异宝 飞紫钵各显神通	26
第八十九回	苦忆箴言 一老怀仇离远峤 难收神物 众仙失计纵番僧	42
第九十回	再访仙灵 小住玄龟殿 重寻正果 同登度厄舟	60
第九十一回	选胜尽勾留 爱玩烟霞迟远路 思亲拼独往 飞翔险阻急心归	65
第九十二回	孽尽可怜宵 生死缠绵终一痛 功成生灭火 去来惆怅又分飞	87
第九十三回	铁砚峰 飞叉擒鬼老 红菱磴 烈火炼泉魂	105
第九十四回	肆凶威 摧残同命鸟 闻警报 急救可怜虫	115

第九十五回	斜日景苍茫 姑射仙人逢侠士 洞庭波浩渺 岳阳楼上对君山	187
第九十六回	风雨深宵 渔人惊怪异 仙灵咫尺 水主示玄机	193
第九十七回	重返水村 同谋消浩劫 潜游山寺 合力探妖踪	198
第九十八回	明月开樽 小集湖洲招蛊主 清波荡桨 重探妖窟过君山	206
第九十九回	变灭潜踪 藏舟戏侠女 凶顽护犊 截浪斗巫师	230
第一〇〇回	情殷旧友 巩霜鬟婉语进良箴 巧遇真人 张锦雯荒山闻异事	245
第一〇一回	雷雨锁双鬟 魂悸魄惊悲死劫 晦明争一瞬 水流花放悟玄机	265
第一〇二回	迷途罔返 独炼妖经 恶气难消 同攻老怪	277
第一〇三回	力庇凶顽 辜恩乖至谊 心惊凤孽 诡计掩阴谋	283
第一〇四回	宾主巧参差 芦荻藏奸 百丈寒光清邪火 水云长浩渺 湖山如画 一声铁笛起遥波	306
第一〇五回	苦志求师 啖春莺娇啼婉转 轻舟泛月 游碧水夜景空明	334
第一〇六回	帆影趁夕霏 风急天高催晚棹 箫声起云水 月明林下舞胎仙	354
第一〇七回	薄幸怨檀郎 往事已如烟如雾 温柔怜玉女 伊人真宜喜宜嗔	369

第八十七回

雷叱霆奔 烈焰千寻腾海起
云笼雾裹 金光百丈自天来

话说众人身陷火窟，幸而事前筹计周详，石玉珠手持天一真水，一心戒备，始终不曾丝毫消耗。及听冷青虹一喊，瞥见前面灵姑受伤晕倒，被青虹抱住退回遁光以内，一时情急。知道天一真水是她唯一救星，忙把瓶塞拔去，如法施为。一缕银丝般的凉气刚由瓶口飞出，洒向灵姑上半身手臂等处，猛觉遁光吸住，身外银光耀眼。陈嫣在后大声疾呼：“速放天一真水，不可迟延。”

石玉珠先只忙着救人，还尚不知厉害。闻声回顾，忙舍灵姑，先将玉瓶往外一甩，立有数千缕银丝箭射出。随即分散开来，化为薄如蝉翼的水云凉雾，将身护住，当时炎热尽去，遍体清凉。灵姑所中火毒立停了蔓延，人也呻吟苏醒过来。石玉珠原听灵姑说过神斧用法，代为接了过去。

这时陈嫣五行真气已为烈火化尽。暂时虽可无虑，可是遁光仍被光网吸住，不能再往上飞，灵蛇在外，不知敌人内有天一真水护身，见五行真气已尽，敌人遁光犹自活跃，不曾烧死，几番发威冲来，俱因众人飞剑、法宝厉害，阻退回去。灵蛇怒极，便将内丹所化光网烈焰连连喷出。

似这样相持了一阵，隐闻潭岸上敌人纷纷怒喝，陈嫣知事已闹大，时久事多，便问石玉珠：“瓶中天一真水还有多少？护身之外，还可供灭火之用吗？”那玉瓶原也是件宝物，里外晶明，用去多少真水，一望而知。石玉珠久闻少阳神君三阳真火威力，早有戒心。又见形势不佳，料定乱子闹大，身在敌人重地，只有三滴天一真水是临危救命之宝，所以用时非常仔细，见真水所化水云业将众人身子护住，便即收势，不再续往外放。

闻言举瓶一看，瓶中真水只去了四分之一，答道：“日前途中火山爆发，秦家大姊所耗真水虽只两滴，以火区太广，最紧急时共放出去二十余滴。所谓两滴，乃是事后收回时消耗不足之数。这里火区虽比那火山要小得多，但

此乃三阳真火，既有敌人行法主持，复有丙火之精所化灵蛇，威力比起火山之火必要强烈得多。又是有源头的活火，生生不绝，凭这几滴天一真水想要灭息，决非容易。现在瓶中真水尚存多半，无如身在重地，上面敌人已然警觉，不知还有多少厉害埋伏。万一火不能灭，真水反倒用尽，再遇强敌，如何抵御？还是慎重些好。”

陈嫣道：“石道友所虑虽然甚是，此水神妙，威力尚未深知。秦道友因见火山爆发，唯恐蔓延，灾劫浩大，因为急于收功，而且真水用后仍可收回，所以用得甚多。实则真正灭火，也只消耗不过两滴，已然足用。不过为时太缓，而南北两火穴也必相次爆发，火是必灭，灾害却是不堪言状罢了。要论天一真水的威力，实是神妙不可思议。涓滴所化，可盈江河。而灭火之力，却又远胜。这里形势与途中所见火山不同：火乃有主之物，有人运用主持。全岛宫阙、楼观、花树、池沼，无不壮丽堂皇，清幽出尘，当初少阳神君不知费了多少鬼工，才有今日。本人又不在岛，门下弟子决不敢将地底灵焰火穴爆发，与我们对拼，使全岛仙山楼阁化为劫灰。如能发挥真水全力，将潭中之火一灭，他们不知我们虚实，看出真水是他们的克星，上面一切火攻埋伏禁制不敢随意妄用，我们逃走就容易了。否则，照此相持下去，灵蛇厉害，夜长梦多，如有他变，再想脱身就更难了。”

石玉珠终觉此举大险，力主慎重。冷、桑二人也不以此举为然。商议了一阵，渐渐看出灵蛇颇怯众人法宝、飞剑。只管发威怒啸，不敢硬冲，口中灵焰火网虽然越喷越多，恰似千万缕银丝将众人遁光兜住，精光耀目。两下相映，炫为异彩，奇丽无俦，吸力绝大，却被宝光所阻，一点也奈何敌人不得。

冷青虹见灵蛇伎俩只此，因有真水护身，毫不觉热，猛想起法宝、飞剑俱在外层，真水乃火克星，为何放在里面，何不颠倒一试？便和众人说了。

石玉珠原因那天一真水乃旷古圣水，甚是难得。如仅用以防身，事后仍可如数收回。与火对峙，怎么也须消耗。各人飞剑、法宝俱是奇珍，不畏三阳真火烧熔，只是隔火烤炙，无异置身洪炉以内，万禁不住。又恐放出之际，烈火毒焰乘隙侵入。故此将真水所化水云包在遁光以内，其意只为取凉避热，还没想到以水避火的主意。闻言立被提醒，暗忖：“陈嫣欲将真水全数放出灭火固是行险，长此相持也非了局。如将这护身水云放向外层，冲开火网上升，许能办到。”忙即点头应诺。

石玉珠为防万一，内里护身水云反正不曾耗损，仍令原样不动。一面嘱咐众人运用玄功飞遁，引满待发；一面把身后遁光外层自己所放剑光略撤，

露出酒杯大小一个光洞。赶紧行法一指，立有数十缕银丝箭一股由瓶口网飞射出去。

那灵蛇原极灵警。自从口喷火网将敌人吸住，便目不转睛，觑定前面遁光，准备伺隙进攻。一见前面遁光现出一洞，以为时机已至。口张处，一团手指大小的火弹，银光如电，刚刚急飞出去，石玉珠的天一真水也正由光洞中飞出，两下迎个正着，火弹爆散，化为万千银花。还未及助长遁光外面烈火之势，天一真水数十缕银丝也化成一片水云，朝那万千银光兜去，光华电闪，银花消灭。

石玉珠看出那火弹乃灵蛇丙火内丹，料知厉害。心恐真水放得太少，不能灭火，消耗更大。没等发生妙用，又接连将瓶中真水放出。水云溟蒙，越出越多。这一下，水云势盛，火弹所放银花消灭之后，水云顺着石玉珠手指处反卷过来，包在众人遁光外面。灵蛇所喷千层火网便如断了线一般，电光闪闪，忽红忽白，吸力立即大减。众人见状大喜，忙催遁光加紧往上飞去。

石玉珠见灵姑神志虽渐清醒，火毒却深入肌骨，两臂皮肉依然黑紫，全仗真水清凉止痛，尚未痊愈。不特不能对敌，行动也还须人扶持，无形中减去了两个有力帮手。潭中灵蛇如此厉害，灵焰阁为神斧所毁，两条灵蛇又斩了一条，敌人必将全岛埋伏一齐发动，裘元、展舒等不知能否接应？便嘱冷青虹专护灵姑，桑桓改向中央，自己试持五丁神斧当先开路，陈嫣仍然断后。内层真水所化水云并不收转，以防万一。到了上面，遇见敌人，只防不攻，也不伤害。

众人议定，便将行列掉转，冲焰冒火向上急飞，那灵蛇一见敌人逃走，自不肯舍，也在后面狂喷怒火，紧紧追来。雪亮如电的银焰似暴雨狂涛一般，由千寻烈火中不住向众人头上漫过。虽然天一真水神妙，有克制之功，无如火势猛烈，吸力绝大，每被漫头兜住，仍要不时停顿一下，方能破火上升。众人心料灵蛇为真水所制，也不能为害，便不再去理它，专一防御上面敌人动作。

众人飞行迅速，一会便冲上潭边。先在潭底，还听仇人众声叫骂，怒喝不休，及出潭口一看，不但看不见一个人影，只身后灵蛇尚在追逐。而且连裘元、南绮、展舒、王嫔四人也不见踪影。陈嫣等四人都是久经大敌，道法高强。见状情知有异，不敢冒失行事。先将遁光略停，运用慧目，往上下四外留神查看，一切景物果非来时原状。离潭上四面危崖十里以内，俱变成了浅红色的空沙地；适见林木花树不知去向，连草都不见一根；到处浮起一层浅

雾。那么大一座离朱宫，也不见一点踪影。只有百数十座大小亭子隐现在环崖远近薄雾之中。来时虽曾见过，位列却是四九火宫阵法。再看头上天色，也似晚霞反映，成了一片暗沉沉的粉红色光景。

陈嫣首先识破入了厉害埋伏，低嘱众人仔细，等辨明火宫蹊度，寻出门户，然后突然一下飞遁出去。正说之间，那条灵蛇见敌人上潭停住，便带起千寻烈火，口中乱喷火焰银丝，猛扑上来，吃水云遁光阻住，不能前进。方在盘旋飞舞，怒啸发威，忽从侧面高峰上流星过渡般飞来一个酒杯大小的红丸，直朝蛇口投去。

灵蛇见了，好似又急又怕。始而不住退缩，将头连摆，避了两次。峰上忽起异声，似在催促。紧跟着一条血红色的虹影由潭底飞起，直扑灵蛇，那红丸第三次又朝蛇口飞到。灵蛇见状，似知无法规避，一声狂啸，将口一张，吞了红丸。那条血虹也绕上身来，两下绞在一起，破空直上。闪电也似，略一掣动，便即无踪。灵蛇带上来的千寻烈火也突然隐形，不知去向。

众人见状，料知形势不佳，敌人四九火宫阵法已然现出。依了桑桓，不问青红皂白，仍给他一个硬走，破空冲逃出去。好在内外两层有真水护身，火势已无足畏，各人飞剑、法宝又极神妙，禁制任多厉害也无可奈何，怕它做甚？

陈嫣拦道：“我等斧斩灵蛇，天一真水能破三阳真火，敌人万无不知之理。依然以火宫阵图相困，当有制胜之策。少阳神君乃海外前辈散仙中有数人物，法力高强，门下弟子俱非弱者；全岛均有神奇埋伏。真水固可抵御真火，看此形势，真火之外必还另具不测之机。稍一妄动，便许落他算中。即便不能伤害，万一人困阵中，不能脱身，他却飞书向师告急，将少阳神君或别的厉害人物请来，岂非大错？这条灵蛇突然隐退，更是奇怪可虑。裘、展两对夫妻一人不见，敌人虚实深浅尚不知悉，如何可以造次？

“火宫阵法已现，四外火亭齐向中心对列，必有人暗中主持。我等只一遁走，必然立即发动。此阵火宫蹊度，我还略知大概，暂时最好不忙。容我仔细观察门户向背，内中是否有隐藏别的机密，看准地方，运用全力，说走便走，或能脱出阵去。

“敌人以防毁损仙山景物宫室，又料我们必由上空遁走，所有火力必都用在下方。你们看头上沉沉冥冥，全为红雾所蔽，不见一丝天色，那黑灵蛇隐退时又似上飞，厉害可想。我们只一往上飞起，触动火势，当空烈火必似火海自天倒倾，压盖下来。纵有这两层真水护身，火势如此强烈浩大，恐也

抵它不住。就说无碍，敌人必将阵法频频倒转，挪移去路，使我等置身无边火海之中，任怎飞行迅速也逃不出去。时日一久，身外水云逐渐耗干，一个也休想逃走。我们虽未必如此糟法，但也不可不防。”

冷青虹接口道：“敌人阵法虽现，尚无动静，何不将它引动，看看有无空隙可乘，以免长此相持，又生枝节。”陈嫣道：“我何尝不是心急脱险，这层也早想到。但我奇怪这四九火宫阵法，火亭虽有四十九个，如今数来数去尚少四个，其数不全，明现空隙，敌人不应如此疏忽；是真是诈，难于断定，故尔踌躇。久持也属非计，大家留意，待我姑妄试之。”

陈嫣说罢，一面将先天金水遁法施展出来，暗中嘱咐众人用声东击西之法，故作往东方来路逃走。等将敌人埋伏引发，速急改道，由东南方有五个作梅花形并列的红亭一面冲去。众人点头应诺。

陈嫣如法施为，故意去犯正路。手掐灵诀，往正东方一指，先有一片白光飞将出去。果然埋伏引发，当时红云滚滚，烟尘大起，四外数十座火亭一齐飞动，环拥上来。丙火本是庚金克星，却因防到内中有诈，暗藏着先后天妙用，庚金转生癸水，变成丙火的对头。三阳真火虽然力大，突遇克星，火的大部主力又被火行者等主持人运向上空，急切间施展不得，竟被金水遁法阻住。

陈嫣原极内行，见敌人正面埋伏暂失效用，火宫阵势已难即时倒转变化，知如预料，有了逃路。更不怠慢，忙照预定方略拨转遁光，星飞电掣，往东南方逃去。

那五火亭本随正面埋伏发动，由万朵火云拥住，焰光电闪，迎面飞来。众人知道双方已成仇敌，阵中之火比潭底不同，除火以外还有别的厉害禁制，千变万化；虽然仗有两重真水护身，见此猛恶之势，也甚心惊。石玉珠手持五丁神斧当先，一见五亭各发光焰万道，如火山一般飞来，正要用斧去砍，陈嫣在后行法，一眼瞥见，忙喊：“石道友且慢，我们不到万分无法，不可毁损主人法物……”

言还未了，那火行者等一千离朱宫众果如陈嫣所料，看出敌人法力高强，已能随意出入千寻烈火，灵蛇已为所伤，惊急愤怒之下，决计发动全岛火力埋伏，制敌死命。但又防到火势猛烈，毁了仙山景物。料定敌人必由上空遁走，将真火主力齐聚上空。等敌人离潭上时，当头罩下，上下夹攻，浮空围困。

火行者等以为如此一来，便是上天金仙，也难逃毒手。及见敌人上来时

出了潭口，略为停顿，用先天金水遁法贴着地面数丈，往东方阵门低飞冲去，心还暗笑：“敌人虽然认出火宫阵法，只知躲开上空真火主力，却不知蹙度变化，这当中阵门乃全阵紧要关头，怎冲得出？”忙即行法运用，欲发挥全阵威力诱敌入网。哪知敌人甚为当行，竟是声东击西！他这里正面威力还未发动，敌人遁光倏地转往东南。

火行者因适才来了敌党窥伺，不合轻敌太过，将火亭毁去四个，全阵只此处破绽，也吃敌人识透，此两举都是大出意料之外。知道一被突围冲出，过去不远便是离朱宫仙景最繁之处，投鼠忌器，便难免不被逃走。师父回山，如何交代？一面分人将空中真火升高，向前移动，一面倒转阵势。这一手忙脚乱，那里石玉珠吃陈嫣一喊，猛想起来时五火使者所授火亭出险之法。刚要进去，桑桓恐失事机，已擦身飞过，抢向前面引导，口喝：“我们快照五火使者所说穿亭而过。”边说边当先往亭内冲去。

众人本已警觉，遁光又是连在一起，一人向前，便全数追去。同时火行者也将正门烈火发动，一排火山由斜刺里漫天涌来。他万没想到五火使者已然泄机，会被敌人穿亭而过。众人冲烟冒火到了亭内，桑桓赶紧将亭心所悬火焰形法器如法扭转，随由东方冲出。

那四九火宫阵法变幻神奇，威力绝大。众人虽有真水护身，也只暂时不受火伤。如非五行有救，五火使者无心泄机，识得火亭妙用，稍迟一步，正面火山涌到，五座火亭立分五面列开，将人围住，上下四外都有万丈烈火崩山倒海压来；火行者暗中再将阵势移向高空，由灵蛇所化神焰助长威势，火力越来越盛，生生不已，众人脱身不出，至多数十日便将瓶中所带天一真水耗尽熬干，休想活命。

这一穿亭飞出，亭中法器倒转，立有千万朵火焰乱箭一般射将出去，以火御火，成了反克。这些火焰乃少阳神君所炼真火精英，比四外之火猛烈得多。火与火斗，互相冲荡排轧，那鲜红如血的火焰一飞出亭外，便连珠也似，不住在万丈火焰中自行爆炸。宛如万千迅雷相次爆发，电舞雷奔，震撼天地，声势猛恶，从来未有。晃眼工夫，那一排火山便被震荡分裂，前半已不能再凝聚，火势全被阻住。

火行者见状大惊。知道阵势已发，不比往日有心纵取药人逃走，只借亭中真火去阻灵蛇，略缓势子，以免收势不及，致为灵蛇所伤；便是真火威力，只驰十之二三，此时如稍疏忽，不特真火耗损，还有别的损害。当时急怒攻心，咬牙切齿，痛恨敌人，必欲得而甘心。一面赶紧行法暂止火阵，使亭中火

焰不再发出；一面命人前往复原，亲自率领宫众紧紧追去。这一延缓，众人已是脱险上升。那亭的前半又在离朱宫上空境域以内，不能不加顾忌。一直追到了西海上空，方始二次发动烈火，将各人所炼丙火之宝纷纷发将出去。

这里众人飞出岛境，遥见裘元、南绮、展舒、王嫔四人驾遁光迎来。众人本来忧疑，见四人不曾失陷，好生欣幸，九人会合，往前飞驶。四人闻知灵药已得，也甚欢喜。

石、陈二人询问四人何往，怎得未见接应？四人同说：“真险！”正要叙说前事，忽听身后来路洪洪发发风火之声，宛如海啸怒起。回顾十来亩大一片火云，簇拥百十个奇形异状的道装童子，带着万丈烈焰，漫天盖地而来，疾如风驰电掣，迅速异常。晃眼天被遮红了半边，海水也被映得通红。众人原只飞离岛境百余里，因与展、王等人会合，略一停顿，竟被追近了些。遁光甚速，虽然未被追上，但也成了首尾相衔之势。

南绮见吕灵姑受伤，想起了适才久候众人取药不出，下去探询，敌人诸多无礼，又发烈火相围；如非展、王二人道法高强，几为所伤之事，大怒道：“少阳神君并未禁人求药，我们俱以客礼行事，并非强取暗盗。适才四人无故受他欺凌，因我们还有人在他潭底，未与计较，忍气退走，现在我们照他岛规将药取来，吕姊姊又受了伤，我们不寻他算账，反而穷追不舍。以前少阳神君任人取药的话，分明是断定烈火厉害，无人能下，假充大方，诱人入险上当，显他威风，等来人真有本领取走，便生吝惜，群起为仇了。可见这类夜郎自大的旁门中人，一个好的也没有。视此行径，欺人太甚。我们现有天一真水护身，在他火宫阵内，和灵焰阁火源重地，千寻烈火之中，尚且无奈于我，何况这些旁门子弟？反正是不肯罢休，转不如回身迎住，给他一个厉害，为吕姊姊报仇，少出我们恶气。”

石、陈诸人虽不愿结仇怨，但是敌人如此穷追，也实逼人太甚，未免心中有气。同时又见后面飞来许多法宝、火器。心想：“早晚仍被追上。就此隐身遁走虽说可能，一则太以示弱；二则照此情形，仇怨已成，将来仍要被他寻上门去。此时已然离岛，不在火宫阵地以内，敌人三阳真火已减却不少威力，除此以外，别的更不怕他。返身迎斗一场，使他知道我们全是相让，并非怕事。便日后乃师相逼时也理直气壮，有话可说。”

正拟议间，接连数十支火箭已从身后飞到，只因被真水所化水云阻住，不能近身。南绮、王嫔、裘元三人心中实不服气，一面同声高呼：“诸位道友

且住！”一面早各把飞剑、法宝由遁光内放出迎敌。石、陈等诸人刚将遁光暂停，漫天火云烈焰已如狂涛怒涌，簇拥着火行者等百余宫众，连同先发的法宝、火器飞驰而来。晃眼越过头去，将众人团团围住。火行者同了乃妻鬼女乔乔为首，指挥全体宫众各逞威力，发出百余道精光血焰，箭雨一般上前夹攻。

裘元等当先迎斗。裘元飞剑乃古仙人所遗神物，又得青城真传，本就厉害。南绮囊中法宝更多，也非常品。王嫔一动，展舒也跟着出手。展、王二人修道年久，法力高强。这四人无一弱者，对方凭那数十支火箭如何济事？吃四人的剑光、宝光迎头截住，会合一绞，便成碎段。

那火箭俱是三阳真火凝炼，断后并不下落，仍在遁光外面飞舞。展舒正要将它消灭，火行者等宫众遥见大怒，行法一指，满空断箭残光倏地融合，化成丈许一团血红光华，二次又朝众人打到。展舒看出此是真火凝炼之宝，已化成三阳神雷，众人虽有水云护身，这一震之威却甚猛烈。难得他自行凝聚，正好收去，以备后用。见裘元、南绮、王嫔三人正指挥剑光、法宝上前抵挡，忙喊：“且慢！”说着扬手飞出一片乌云，风卷一般朝前兜去。

那神雷吃三人剑光法宝一逼，本快爆发。乌云恰巧赶前飞到，一下正好兜住。同时火行者等宫众也已赶到。展舒连忙将手一招，乌云便电掣一般飞回。逐渐收缩，变成一个不足半尺的绡囊，落到手上，轻软如棉，火光在内，隐约可睹。火行者想要行法夺取，已被收回遁光以内，来不及了。愤急暴怒之下，立意想将众人一网打尽。

火行者一面施展各种厉害法宝合力夹攻，辱骂诱敌；一面暗下毒手，将强迫潭中灵蛇所化灵焰隐隐分布在四面高空。然后照着本门真传，运用玄功，如法施为。等准备停当，突化千百三阳神雷，暴雨一般凌空下击。谁知只将敌人身外水云冲开或是震散了一些，这类三阳神火乃丙火元精化身，大有灵性，与前放火箭不同，得隙即入，多大道行的人也敌不住。外面再有千重烈火和诸般法宝、火器合围，料定敌人必难幸免，因而仍在暗中施为。

石、陈诸人见敌人纷纷叫阵辱骂，法宝、火器满空飞舞，光焰万丈，声势浩大，恐有疏失，忙止裘、展四人切勿出战。只在遁光水云以内飞出法宝、飞剑迎敌，暂且相持，然后再打取胜主意，以求有胜无败。众人议定以后，因愤敌人辱骂，各以全力施为。

石玉珠心想：“自己虽然略知五丁神斧的用法，一则此宝并非己物，从来不曾用过。敌强势盛，深浅难知。此宝威力原不止此，灵姑也只仅能使用，

不能发挥全妙。倘遇识者,有了疏失,如何对得住良友?二则少阳神君并非左道妖邪,便他门人除了心骄自大,也无甚罪恶。前与本门结怨全出误会,与峨眉、青城诸正派均有颇深渊源。此时虽成仇敌,将来终归化解,不便仇结太深。此斧神妙厉害,一出手难保不伤人。但能得已,还是缓和些好;众人已有许多法宝放出,何苦将事越闹越大,使其纠结不开?三则不似自己的法宝、飞剑不能由心所指,随意施为。隔着遁光水云,用时好些不便。”为此不曾施展出去。

火行者等虽然人数甚多,法宝、火器无不神奇,具有极大威力,无如遁光中敌人差不多俱是硬对,所用法宝、飞剑件件厉害。尤其陈、展诸人均精玄功五遁之术,道法高强。所以一任火行者人多势众,急切间不特不能取胜,所用法宝、火器反被敌人破去了十好几件。陈嫣等以为敌人伎俩不过如此,自己又不在岛上火宫阵内,三阳真火威力大减,已无足畏,意欲冒一点险,将瓶中天一真水再分放些出来,化作水云;将灵姑交给石玉珠护持,由陈嫣和冷青虹各用真水护身,飞出遁光以外,施展五遁玄功,给敌人一个厉害,打退回去。省得长此相持,纠结不开。

三人议定以后,石玉珠刚把灵姑由冷青虹手中接抱过来,手中玉瓶也交给了陈嫣,待要照计行事,对面火行者恰好行法已毕。他先以这类法术狠毒,发出来的三阳神雷,比起岛上原埋伏的烈火还要厉害,并还累及好些生灵遭殃;灵蛇元气耗损,重炼也极费事,意尚踌躇。及见同门宫众纷纷挫败,敌人所用飞剑、法宝丝毫未损,自己这面却丧失了许多,怒火攻心之下,更不暇再作顾忌。竟将多少年来只在强敌当前,放起空中示威,护卫岛宫重地,备而不用的灵蛇火精所化三阳神雷火网施展出来。

一声怒啸,将手一挥,率了全体宫众,立即升空而起,紧跟着咬破舌尖,手接血滴,合拢一搓,往下一扬,千百缕火丝箭雨一般四下分射。密布空中的神雷火网,立即猛发出万千点比电还亮的银光,雹雨一般往火光中打下。陈嫣等存身之处顿时成了一片火海。千百丈烈火红光中包围着亩许大小一片水云。火光、宝光里外相映,霞辉灿烂,电舞虹飞。三阳神雷又从高空打下,银光乱落如雨,轰隆之声震撼天地。海水沸腾,矗如山岳。景色雄丽壮观固是奇绝,声势之猛恶也已到了极处。

陈嫣接过玉瓶,如法施为,瓶中天一真水便化作一股轻云般的祥氛飞将起来,待要包没陈、冷二人全身。忽见遁光外面许多敌人倏地各收法宝、火器升空直上,势急如电,迅速已极。看去行动一律,又是一直上升,未往回路

逃遁，并非势穷败退，情知有异。忙令众人将法宝、飞剑暂行收住，先勿穷追，静以观变。

陈嫣随说，随运慧目仰面查看。猛瞥见当顶烈火光外昏红沉香，不是正经天色，相离海面也低。知道此时烈焰上烛，天空云翳早被冲退。三阳真火与寻常之火不同，火外无烟。天色为火光反映，理应四边灿如红霞，高空正中天心仍有青色，不应如此一体昏茫低压。敌人又恰在此时突然上升，料定必有毒计。再一谛视，敌人晃眼工夫已然飞出火层之上。因有千寻烈火阻住目光，由明视暗，和火外天色一样，用尽目力，只隐约看出一点迹象，看不真切，心疑岛上九宫火阵已然移来。

陈嫣忙喊：“敌人不战而退，必肆阴毒，诸位留意！”猛又瞥见由空中敌人影里，射出一片血雨般的红光。刚道：“不好！”空中星雨流天，万千三阳神雷已当顶下击。到了水云层外，迅雷霹雳纷纷炸裂，立时海水横飞，热浪排空，高起数十百丈。吃烈火一烧，全成了沸汤，四下飞洒。

这三阳神雷威力厉害，猛烈无比！所中之处便是高山大岳，也成粉碎，熔成浆汁。何况如此繁多势盛，天一真水只能灭火，却禁不起这万千迅雷密集猛震。始而众人在火光水云之内，被神雷震荡得东摇西摆。后来神雷越来越盛，密集如霰，水云遁光虽还未被击破，却似星丸跳掷，飘荡于千寻烈火，万点银光之中。

最厉害的是，神雷乃丙火之精所化，具有灵性，能合能分。每一迅雷，先只酒杯大小一团银光。一与水云相触，便即暴长，大约亩许，如吹泡一般，倏地化为无数银色焰花，一齐炸裂。雷数又多，直似万千天鼓相次怒鸣，比寻常霹雳何止百倍。任是有道之士，置身其间，也由不得耳鸣目眩，心惊神悸，难以自制。

那些银色焰花并不消散，随着一震之威过去，又由四外往中心聚拢。由大而小，由分而合，逐渐缩小，往空升起。经火行者等行法一指，仍为神雷，往下猛击。生灭相继，永无休歇。

众人想不到敌人竟如此厉害。一面强自防御，各运玄功支持；一面护持吕灵姑，以防不测。各自惊惶，想不出甚善策。火行者等见众人虽被神雷打得满空飞舞，却仍伤他们不得。又因天一真水是火的克星，时间一久，三阳神雷便会有损耗。情急愤怒之下，拼着多耗真元，将同门宫众选出四十九人，按照四九火宫躔度分列空中。一声号令，一起行法。各将舌尖咬破，化为血光，喷将出去。这一来，三阳神雷平增了若干火势。

众人在火光中还未觉察，忽见数十团栲栳大的银光火射星流，夹在千万银星之中，分四面自空直下，挨近水云便天崩一般纷纷爆裂，声势比前越发猛烈；火光竟被打下去百余丈，几乎降落海面；知道厉害。如被打入海底，不特无量生灵遭殃，而且这千里以内海水齐成沸汤，敌人必定运用三阳真火使水火交济，增强威力，更难脱身。只得各自运用玄功，同驾遁光，冒着烈火迅雷往上升起。刚刚升到原处，又是数十团银光当空打下。

陈嫣因见敌势太强，不以全力支持，决难禁受。心中焦急，把心一横，也拼着耗损元精行法。把左手中指咬破，待要施展最恶毒的法术抵御时，不料烈火围攻时久，又经这一次迅雷猛击，虽然真水有克火之功，未被侵入受伤，却是互有耗损，外层水云也无形中消耗了许多。

众人身在火光以内，因见万雷齐发，始终被水云挡住，不曾攻进；情势又异常紧迫，一时疏忽，竟未顾及。等二次迅雷打到，火势愈甚，水势愈衰，一片连珠霹雳爆发过去，外层水云竟被震穿一洞。外面烈火拥着许多银星立即乘虚飞入，纷纷化为神雷灵焰，一齐炸裂，其力绝猛。第二层法宝、飞剑结成的光罩，也被震荡开一个裂隙。雷火相继攻入，又复爆发，来势神速。

陈嫣行法未及施为，又值被击下降，情势危急异常。如非内里还有一层水云笼罩，众人虽有法力，也是骤手不及，非受重伤不可。幸而五行有救。陈嫣手正持着玉瓶向外发放，见状大惊，不顾行法伤人，忙即缩回左手，慌不迭将手中玉瓶向外连甩，将瓶中所剩约有少半天一真水齐化祥氛，飞射出去；同时众人忙自运用玄功，将二层宝光加紧连合，以防再有空隙，石玉珠见事危急，又把五丁神斧先伸向前抵御，才未被雷火继续飞进。

那先飞进来的雷火吃了五丁神斧一撩，又吃瓶中飞出的水云一裹，全数消灭，才保无事。但是外层水云已为迅雷震散，化为片片祥氛，飞舞在火海之中。内外隔断，空自可惜，不敢妄自收回。中层飞剑、法宝强弱不等，有的禁不住烈火迅雷烧击，已经毁损，既是可惜，如再被敌人攻入，更难抵御。内层水云虽比前厚密得多，但瓶中真水已然用尽，后难为继。暂或无害，久则可虑。何况神雷威力比前更大，久了也是难当。

说时迟，那时快！就这匆迫抵御，手忙脚乱之间，火行者等宫众见敌人身外水云已破，俱都大喜，益发施展全力下击。众人正在鼓勇上升，还未升到原处，第三迅雷又复打下。这次竟比前两次还要猛烈。那遁光外的千寻烈火也加长了狂焰，由红色转成白色。发出震天价怒啸，与万千霹雳之声相应，焰光如潮，轧挤上来。

众人见雷火之势一次胜似一次，眼看数十团银光夹着银星晃眼临头，如照此无数大小迅雷更番连击，每次加重加强，如何能敌？方觉要糟，就在这危机密布，一发千钧，满天雷火就快打到之际，猛瞥见一片金光由逃路那一面疾逾电掣，横海飞来。映得眼前奇亮，满空红白光焰齐耀金霞，正挡在众人遁光之上。当空大小神雷也恰在此时打到。

双方势子都急，真个不差一瞬，好像众人便要被打中。不料那神雷打在金光之上，立即爆发。万雷怒裂，声势自然较前更猛。那金光竟连动也未动，晃眼展布越广。金光之下，一片祥光，拥护着一个貌相英俊童子，赤足短衣；臂插一柄玉钩，腰系宝囊，光华闪闪外映；通体细白健壮，美如冠玉。一手指定头上金光，一手持着一件法宝，正在向空施为。

众人见状，料知来了救星，不由精神大振。忙即定眼看时，石玉珠认出那短衣赤足小童，正是日前曾往香兰渚求宝，峨眉派掌教妙一真人齐漱溟历劫多生的爱子，武夷山神僧寒月的爱徒小神僧李洪。心想：“三阳神雷何等厉害！他竟能举重若轻，一到便即止住。小小年纪，想不到有如此高深法力。”忙和众人说了。休说那袁元夫妇，连陈、石、展、王、冷、桑六人，也都自愧弗如。

众人念头刚转，李洪扬手处，突发出一股黑气。先只有尺许粗细，激如涌泉，渐上渐大。直上数十丈，金光突然开裂出一个亩许大洞，那黑气便直穿上去。一会中断，上半全由洞中穿出，金光重又合拢。这时上面三阳神雷仍是密如贯珠，震天撼地，打个不休。下面还有千寻烈火和一些残余的雷火灵焰，俱吃金光上下隔断。

李洪重又将手中金钵往外一扬，黑气二次由内飞出，由小而大，笔也似直飞入烈火之中，约有一二十丈长短。停住以后，便如神龙吸水，巨吻鲸吞，四外烈火如万壑奔流，齐往黑气中卷进。眼看海面上浮空千寻烈火由盛而衰，由密而薄，约有盏茶光景，全被吸尽。那一股黑气吞完烈火，突往金钵中投去，一晃不见。

李洪随向众人含笑飞来，高声说道：“没有事了，老藏在里面做甚？还不快些出来。”众人忙收遁光上前，互相通名叙见。众人谢了相助之德，并问怎得来此，是否有人请托。

李洪笑道：“说来话长。大家说我年轻，也不想他们初学道时年纪是大是小。谁来请我？我自奉家师之命许我下山行道，前往峨眉省亲回来，正觉闲得难受，无心中听人说起诸位道友的事。忽然想起四年前我乘家师出门